

中国
文化
知识
大观
园

政治
历史
卷

辽海出版社

历代宦官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 主编



• 中国文化知识大观园·政治历史卷 •

历代宦官

(上)

邢春如 刘心莲 李穆南 主编

辽海出版社

目 录

一、中国宦官史	(1)
东汉宦官	(1)
“党锢之祸”	(8)
唐代宦官	(13)
明代宦官	(21)
清末权阉	(33)
二、宦官制度与日常生活	(41)
宦官势力的兴起	(41)
宫廷洒扫奔走之役	(44)
乐舞太监	(64)
博戏太监	(69)
围猎与骑射太监	(73)
游乐与健身太监	(76)
男宠与奏趣太监	(81)
宫廷之外的任职	(88)
矿监税使	(97)
“中常侍”与内侍省	(101)
二十四衙门	(107)

宦官的升迁与奖赏	(116)
宦官的管束与惩罚	(122)
宦官的钱粮俸禄	(128)
宦官的休沐、退役与遣返	(133)
宦官干政的途径	(134)
宦官专权的原因	(152)
宦官干政的历史作用	(158)
宦官的结局	(171)
御前太监	(175)
宦官的婚姻与家庭	(181)
宦官的性格特征	(188)

一、中国宦官史

东汉宦官

西汉建立之初，对外大封同姓宗室为王，对内大封功臣为列侯，内外互相维护犹嫌不够，再用外戚以为辅助。吴楚七国之乱后，宗室地位日削，功臣也遭猜忌，外戚势力有所抬头。

到东汉，皇室多与豪强联姻，以便取得他们的支持，来巩固政权。一些豪强与皇室联姻后，便成为皇亲国戚，权势迅速扩展起来，逐渐形成外戚专权的局面。东汉诸帝又多幼年即位、夭折、绝嗣，遂多由母后临朝，这也使外戚得以专权。小皇帝即位后，不能理事，全靠母亲，母亲信用娘舅家，皇帝就成了傀儡。皇帝慢慢长大后，不甘心大权旁落，朝臣们也多在外戚操纵之下，皇帝只好依靠自己身边的宦官来打击外戚。光武中兴后，宦官悉用阉人，正式形成宦官集团。东汉、末期，就是在外戚和宦官两种势力的较量中度过。在反复斗争中，宦官权力不断扩大，直到专断朝政。

汉章帝（76年即位）时，纳窦氏女为贵人，后立为皇后。皇后兄窦宪为侍中、虎贲中郎将，弟窦笃为黄门侍郎，并侍宦省，宠贵日甚。他们肆意掠夺土地、财产，甚至连皇室成员都不放在眼中。一次，窦宪以贱价强行夺取沁心公主（明帝的女儿）的园田，公主不敢与之计较，但章帝尚能控制政局。章帝召窦宪斥责：“你夺公主园田，何异于赵高指鹿为马？！贵为公主尚且被夺田霸产，何况小民！朝廷要废弃你，就像扔掉小鸡、老鼠一

样！”直到窦后撕破自己的衣服前来谢罪，章帝才算罢休。

章和二年（88）汉章帝死，10岁的太子即位，是为和帝。窦太后临朝听政，窦宪以侍中身分内管机密，出宣诰命。弟笃为虎贲中郎将，弟景、璜并为中常侍，均据要职。永元元年（89）窦宪、耿种率军破匈奴于稽落山（在今内蒙古）招降20余万人。窦宪率军至燕然山（蒙古杭爱山），刻石记载此次战争经过。窦宪既立大功，名声大震。朝中大臣慑于他们的威势，多看他们的脸色办事。地方刺史、郡守、县令多出其门下。他们欺压吏民，竞相敛财纳贿。

和帝15岁时，对窦宪等外戚干政极为不满，但又无法与朝臣接近，只与宦官朝夕相处。和帝认为只有中常侍、钩盾令郑众机敏有心计，遂与他计谋除窦宪之事。郑众出主意，要乘窦宪回京之时动手。宪回京，和帝一面派大臣到郊外迎接，一面诏令执金吾、五校尉勒兵屯卫南、北宫，闭城门，尽捕窦宪的爪牙。用武力逼迫窦宪交出大将军印授，更封为冠军侯，令其与诸兄弟立即回封国。不久，又嘱使者逼其自杀。

宦官郑众以功升大长秋，后又封为鄾乡侯，宦官从此参政。史家评说：宦官窃权之祸，自此始矣！

和帝27岁驾崩，幼子才百日，迎立为太子，和帝邓皇后，以太后身分临朝听政。这个小殇帝几个月后死去，邓太后又立长子祐为皇帝，是为安帝，年仅13岁，仍由邓太后临朝。太后兄邓骘崇信曰隆，官拜大将军。邓家累世宠贵，封侯者29人，大将军以下13人，州牧、郡守48人，侍中、将、大夫、郎、谒者不计其数。公元121年，邓太后去世，外戚失去了靠山。

安帝亲政后，立即动手收拾外戚，以“邓氏阴谋废帝”为罪名，杀了邓氏兄弟，宗族子弟一律免官，勒归原籍。同时，封亲信宦官江京为都乡侯，李闰为雍乡侯，樊丰、刘安、陈达等宦官也显赫一时。樊丰等人调发钱财、木料，营造房屋、坟地、园

地，太尉杨震谏阻反被免官。

公元125年，安帝在南巡途中死去，宫廷中又充满了杀机，经过一番激烈的较量，以孙程为首的19个宦官取得了宫廷政变的胜利，拥戴12岁的济阴王刘保即位，是为顺帝。逼安帝皇后阎氏迁往离宫，其弟阎显和江京等宦官均被处死。孙程被封为浮阳侯，食邑万户；中黄门王庚为华容侯；长乐太官丞王国为郾侯，各食邑九千户，余下皆封侯、食邑，计19侯也。人言，汉室与宦官共天下。

宦官得志，飞扬跋扈，孙程等19侯，自恃功高，往往在殿上相争，不守臣节。有大臣上奏，称孙程等干乱悖逆，久留京都，必为大患。顺帝被迫下诏将孙程等徙封远县。两年后又诏令回京，依然宠幸。孙程临终，遗言上书，以侯国传给弟弟孙美。顺帝许之，却将国分为两半，一半封给孙程的养子寿。第二年，又下诏，规定宦官的养子均可袭封爵位，遂成为定例。

顺帝在位19年，后来皇后梁氏娘家人逐渐参政，父梁商，兄梁冀先后任大将军，外戚势力又开始抬头。顺帝无子，立后宫美人子炳为太子。公元144年，顺帝死，太子炳即位，为冲帝，只有两岁。梁皇后进为太后，临朝听政。只一年，冲帝亡。又迎立渤海王子缵，为质帝，年8岁，仍是梁太后临朝，梁冀把持朝政。梁冀挟权专恣，恃势横行，一日，质帝指着梁冀说：“这正是跋扈将军呢！”梁冀心惊，想道：“这小皇帝这么小就如此厉害，如他长成，如何得了！”所以暗嘱内侍，将毒饼送给质帝吃，将他毒死。然后梁冀做主，立蠡吾侯志为帝，为桓帝，年15岁，梁太后仍临朝。自此，梁家权倾天下，梁氏一门前后7个封侯，3个皇后，6个贵人，两位大将军，卿、将、尹、校57人，宫卫内侍，均为梁家走卒。四方贡献给皇帝的奇珍异宝，得先选好的送到梁府，才能献给皇帝，内外官员升迁，得到梁府去谢恩。凡不肯附和梁冀的官吏，均遭诬杀。梁冀在生活上骄奢淫

逸，在洛阳城中修建两座富丽堂皇的宅第。又广开园囿，多养奇禽异兽。又在城西建有兔苑，绵延数十里

对梁冀的飞扬跋扈，桓帝一向敢怒不敢言。一天，桓帝借上厕所之机，偷着问随侍的小黄门（宦官）唐衡：“我身边的人，谁与梁冀没有关系？”唐衡告诉桓帝：“中常侍单超、小黄门左悺、中常侍徐璜、黄门令具瑗，都与梁氏有隙，不过口不敢言，容忍至今。”于是桓帝召来单超、左悺，对他们说：“梁将军兄弟专朝，迫胁内外，公卿以下，从其风旨，今欲诛之，于常侍意如何？”单超等说：“诚国奸贼，当诛日久。”又召来徐璜、具瑗，计议翦除梁冀。桓帝咬单超臂，出血为盟。黄门令具瑗召集虎贲、羽林、剑戟士一千余人，会同司隶校尉张彪等，包围梁冀住宅，收回他的大将军印授。梁冀夫妇于当日仰药自杀，梁党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数十人连坐致死，遭黜免故吏、宾客 300 多人，朝廷官员几乎被罢免一空！

单超等 5 个宦官以诛灭外戚有功，均封侯：单超为新丰侯，食邑二万户；徐璜为武原侯，具瑗为东武阳侯，食邑各 1500 户；左悺为上蔡侯，唐衡为汝阳侯，各食邑 1300 户。五侯之外，又封了一些宦官为乡侯。此后到灵帝末年的 30 年间，东汉的宦官势力日盛一日，一直把持着朝政。

五侯掌权后，骄横跋扈，狐假虎威，无恶不作。公元 160 年，单超死，皇帝赐予东宫秘器、棺中玉具，发五营骑士、将作大匠起冢茔，备极显赫。左悺等四侯，更加骄横，竞起宅第，多娶良人美女为姬妾，衣必绮罗饰必金玉，与宫中嫔妃差不多。时人称他们“左回天，具独坐（专横无比），徐卧虎，唐两堕（两可、恣意胡为之意）”。他们收养子，或取自同宗，或乞诸异姓，或买奴为子，谋袭封爵，兄弟姻亲，都乘势攀援，出宰州郡，贪赃枉法，搜刮百姓，与盗贼无异。尚书朱穆、太尉杨秉、司隶校尉卧饘不断参奏、弹劾宦官的恶行，罪证凿凿，桓帝不得不惩治

了几个宦官，但对整个宦官势力并未根本触动。桓帝后期和灵帝时期（在位21年），东汉朝廷几乎是宦官的天下了。

有一则故事，可以说明当时宦官权势之大。一个有钱的人叫孟陀，想当官，就贿赂中常侍张让的管家，要管家设法当众拜他一拜。一天，孟陀到张让家门口，见张家门前的车有成百上千辆。管家见孟陀来了，马上率领一帮家奴迎上来，把他的车子抬进门去。众有求于张让的人见了，以为孟陀是张让的密友，争先恐后地送礼物给他。孟陀仅拿出其中的一部分礼物送给了张让，就求了个凉州刺史。昏庸的灵帝还说什么“张常侍（张让）是我公，赵常侍（赵忠）是我母”。主奴关系完全颠倒了！大宦官张让之弟张朔为野王（今河南沁阳）令，暴虐无道，竟以杀孕妇取乐。听说李膺出任司隶校尉，吓得逃到京师，藏到他哥哥张让家的大柱子中。李膺侦知，率吏卒至张让家，打破柱子，捕走张朔，依法处死。张让告到皇帝面前，李膺据理力争，皇帝无言以对。从此，黄门常侍都提心吊胆，连休假都不敢出宫门。皇帝问何故，叩头哭泣，说：“怕李校尉。”

当时京师太学里，有3万多太学生，以郭泰、贾彪为首。太学是光武帝刘秀创办的最高学府，是专门培养官吏的地方。太学生们纵论时局，抨击宦官，推崇正直的官僚。他们评论说：“天下楷模李元礼（李膺），不畏强御陈仲举（陈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王畅）。”言语中十分佩服这些官僚的节操。由于宦官的亲属抢占了大量的地方官职，影响了太学生们的仕途，因而他们与上述正直官僚结合起来，逐渐形成一个反对宦官集团的党派。

桓帝末年，太学生发动两次大规模的请愿活动。一次是永兴元年（153），为了朱穆。朱穆出任冀州刺史时，那些由宦官安排的县令县长，害怕朱穆弹劾，纷纷解印去官，逃走40多人。有几个情急自杀，有的被朱穆治了罪。恰值黄河泛滥，饥寒流民遍野，而宦官赵忠父亲死了，竟越礼用玉匣。朱穆得知，下令检

查，官吏知他严厉，就挖墓破棺，陈尸出之。皇帝闻知大怒，将朱穆拘逮回京。此事激怒了太学生，以刘陶为首的数千人到宫门上书，要求释放朱穆，称赞他是不顾个人安危，严格执行国家法纪的贤臣。桓帝见书，放回朱穆。第二次请愿发生在延熹五年（162），度辽将军皇甫规平羌有功，宦官徐璜、左棺索贿未遂，即诬告其侵吞军饷，被系捕回朝。太学生张凤等 300 多人，与正直官僚一起上书援救。皇甫规遇赦归家。

另外，许多中下层的官吏，也不满宦官政治，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惩治宦官及其爪牙。

官僚和太学士反对宦官专权，宦官集团也不是好惹的，终于发生了第一次党锢事件。

延熹九年（166），宦官党羽张成善占卜，预卜将有大赦，便教子杀人。被司隶李膺督促收捕，不久，果然下令大赦。李膺见杀人犯将被赦，十分愤恨，遂不顾赦令，坚持处死张成之子。大宦官侯览指使张成弟子牢修上书，诬告“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趋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在宦官的蛊惑下，桓帝大怒，于是诏令郡国，逮捕党人。太尉陈蕃不肯搜捕，说：“现在搜捕的人，都是忧国忧民的忠臣，岂能随便罗致罪名逮捕？”桓帝更怒，逮捕了李膺，下到黄门北寺狱，株连御史陈翔等 200 余人，均下狱严讯。还派出使者四处追捕在逃的“党人”。

李膺等人在狱中交待党人时，故意率引一些宦官子弟，宦官怕受株连，也不敢再坚持搜逮党人了。外戚窦武、尚书霍谡也上书为“党人”讼冤。碍于岳父的情面，桓帝从宽发落，赦免李膺等“党人”，驱逐回乡，但禁锢终身，不得为官。

第二次党锢事件开始于灵帝建宁二年（169），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株连之广，均超过了第一次。

桓帝耽恋酒色，三立皇后，贵人数十，宫女百千，却无子

嗣。公元167年，桓帝死。皇后窦氏的父亲窦武等拥立解渚亭侯刘宏为帝，是为灵帝，年仅12岁。窦太后临朝，用窦武为大将军，陈蕃为右傅，共参政事。帝乳母赵娆性情狡黠，善揣人意，与中常侍曹节、王甫勾结，朋比为奸，谄媚太后。太后十分信任他们。陈蕃私下对窦武说：“曹节、王甫在先帝时已操弄国权，浊乱海内，如不设计除奸，后必难图！”窦武与太后商议诛灭宦官。太后不准。事泄，赵娆、王甫、曹节挟持、拥卫在灵帝左右，派人去杀窦武。窦武避入兵营，下令军士：“黄门、常侍反，尽力者封侯重赏。”王甫率兵数千，与窦武对峙，王甫军大呼：“窦武反，汝皆禁兵，当宿卫宫省，何故随反者？”武军纷纷弃械投降。窦武拍马逃走，王甫紧追。窦武无路可走，拔剑自刎。又捉住陈蕃，杀之。曹节又乘机奏请灵帝，收捕李膺等100多人，偷偷地全部杀害了。宦官集团又在全国大肆搜捕、杀害党人，几天时间，被杀害、监禁、流放的党人达六七百。接着又关押了1000多名太学生。以后又诏令州郡，将党人的门生、故吏及父子、兄弟凡在官位者，一律免官禁锢，并株连五服之内的亲属。因镇压党人有功，曹节官迁长乐卫尉，封育阳侯；王甫迁中常侍，守黄门令如故。从此，曹节、王甫扇动内外，奸虐弄权，父兄子弟皆为卿、校、牧、令，遍及天下。王甫养子王吉为地方官5年，竟残害百姓万余人。

公元189年，灵帝死，皇子辩即位，年14岁，是为少帝，何太后临朝。早先，灵帝何皇后生子辩，王美人生子协。何后鸩杀了王美人，协养于灵帝生母董太子宫中。董太后欲立协为太子，灵帝也同意，中常侍蹇硕奏：“若欲立协，必先诛何进，以绝后患。”何进是何后兄，为大将军。帝召何进入宫，至宫门口，司马潘隐告之：“帝欲杀你。”何进急归内宅。潘隐随后至，对何进讲：“御驾已崩，蹇硕矫旨，欲杀你，赶快想办法吧！”何进忙屯兵以待。刘辩即位后，何太后掌大权。司隶校尉袁绍带

兵 5000 人入宫，要抓蹇硕，硕慌忙避入御花园，为中常侍郭胜所杀。袁绍又劝说何进，杀尽宦官。何进入宫说何太后，何太后说：“中官统领禁省，乃是汉家故事，何必尽除？”张让、赵忠闻讯，又使人贿赂何太后的母亲和弟弟，使之为他们太后面前说项。何进无法，又找袁绍出主意。袁绍说，可召四方英雄，统率大军来京，尽诛阉竖。号令一下，地方军阀董卓等均领兵前来。张让知之，与同伙议曰：“此何进之谋，我等若不先下手，皆灭族矣！”于是，在长乐宫嘉德门内埋伏刀斧手，然后请太后下诏召何进进宫议事。袁绍说，这是宦官们的阴谋，劝何进不要进宫。何进不听，袁绍只好选精兵千余，令弟袁术引兵布于青琐门外。何进至嘉德殿门，袁绍等被留在门外。张让、段珪迎出，围住何进。张让历数何进罪行，何进想退，宫门已闭，伏甲齐出，将何进斩为两段。袁绍久等不见何进出，在门外大叫。张让将何进头从墙上抛出来，说：“何进谋反，已伏诛！”袁绍大叫：“阉官谋杀大臣！”何进部将吴匡在门外放起火来，袁术引兵攻入宫廷，见宦官就杀。张让、段珪、曹节等劫太后、少帝、陈留王走北宫，被大臣卢植撞见，大叫：“段珪逆贼，安敢动太后！”段珪回身就走，与张让拥少帝及陈留王奔北邙山。后面大队人马追赶，张让走投无路，投水而死，段珪被杀。洛阳小儿唱歌谣：“帝非帝，王非王，千乘万骑走北邙”，说的就是这件事。袁绍领兵宫内外追杀宦官，凡无须者，不分老少，均杀之，有些是误杀。至此，朋比为奸的张让、赵忠、曹节、侯览等“十常侍”均被杀死。袁绍尽杀宦官，汉代也随之灭亡，代之以三足鼎立的三国时代。

“党锢之祸”

东汉是中国历史上宦官最为猖獗的时期之一，而且其特点相当明显，即宦官在皇帝与外戚斗争的夹缝中逐步增强自身的势力

进而把持朝政。东汉宦官专权开始于十岁即位的汉和帝时期。此后的历代东汉皇帝都是年幼即位，其中最小的殇帝即位时刚满百日，桓帝即位时年龄较大，但也不过十五岁。每当小皇帝上台，因其年幼无知，国政往往操之于母后之手，而母后当权又往往依赖于外戚，从而造成外戚专权的局面。当皇帝长大成人后，自然想亲政收权，而这必然形成与外戚之间的利益冲突。在皇帝与外戚的斗争中，皇帝因幼长深宫，势单力孤，所能依靠的大致也就是朝夕相处的宦官，而宦官一旦帮助皇帝取得大权，又会居功自傲，进而专权擅政。东汉宦官势力较为猖獗的时期是汉桓帝消灭外戚梁冀集团之后。由此而直至东汉灭亡，宦官专权擅政，排除异己，并制造一次次党锢事件，不仅败坏了朝政，而且加深了政治的黑暗。



河南出土东汉阉牛画像石

梁冀是东汉后期著名的外戚。他的两个妹妹都曾先后被立为皇后，冲帝、质帝、桓帝也皆由梁冀策立为帝。梁冀把持朝政，一手遮天，其跋扈之焰无以言表，皇帝反而成了无权的傀儡。汉桓帝即位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极力想摆脱其尴尬的境地，并与唐衡、单超、徐璜等五个宦官歃血为盟，决心除掉梁冀。唐衡、单超等五人在皇帝的支持下，经过周密策划，调动羽林军千

余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梁冀的住宅。梁冀与其妻畏罪自杀，其家族成员及党羽宾客大多被杀。单超、唐衡、徐璜、具瑗等五人因诛杀梁冀有功，在一日之内同被封侯，食邑自二万户到一万三千户不等，时人并称“五侯”，朝政也随之为其垄断。

在以后的几年中，“五侯”任人唯亲，其亲属族人不仅多数升官，而且依仗其权势，排斥异己，为所欲为。如徐璜之侄看上了李氏女子，遭拒后竟然率官吏闯入李家，抢走此女戏射杀之。东海相黄浮依法处理，反而受到了桓帝的刑责。“五侯”权势日大，骄横日甚，进而对皇权构成威胁。汉桓帝趁具瑗之兄犯罪之机，痛加裁抑，下诏贬具瑗为都乡侯，单超、唐衡等人也因此受到牵连，纷纷遭贬，五侯专权告一段落。

“五侯”失势后，侯览、苏康、管霸等又成为新一轮炙手可热的宦官。他们与五侯一样把持朝政、盘剥百姓、任人唯亲。宦官们的亲属及其党羽占据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职，而大多数太学生及地方儒生的仕进之路由此被堵塞，朝政日趋黑暗，时人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面对宦官专权的局面，以正直官员李膺、陈蕃为首，形成了一股讨论时政、品评人物的“清议”潮流，并与宦官集团展开斗争。李膺时任司隶校尉。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贪残无道，以杀孕妇取乐，李膺将其逮捕后处死。宦官们因为惧于李膺的威势，行为收敛了不少，连休假时也不敢走出宫门。但心狠手辣的宦官自然不会就此善罢甘休，而是时刻寻找除掉李膺这个眼中钉的机会。延熹九年（166），河南术士张成纵子杀人，李膺将其处死。张成曾给桓帝占过卦，与宦官也颇有来往。张成的弟子与宦官勾结，诬告李膺与太学生串通一气，诽谤朝廷。盛怒中的桓帝下令逮捕了李膺等二百余人，并在全国各地悬赏捉拿李膺的党人。宦官们趁机公报私仇，乱捕良民，一时间朝野上下人心惶惶。但有

些“党人”自请入狱，声援李膺等人。太尉陈蕃因为上书为李膺鸣不平，而被皇帝罢官。城门都尉窦武及尚书等人也上书为李膺喊冤。桓帝迫于压力，于公元 167 年赦免了李膺等二百余人，但终生禁锢乡里，不得为官。这就是东汉时期的第一次党锢。



李膺像

永康元年（167），汉桓帝死后，窦太后及其父窦武迎立汉灵帝即位。当时灵帝年仅 13 岁，窦太后临朝称制，大将军窦武与太傅陈蕃扶持左右。窦

武与陈蕃都对宦官专权深恶痛绝，因而密谋铲除宦官。在窦太后的支持下，他们杀死了在朝中专权宦官管霸、苏康二人。窦武还曾计划除掉大宦官曹节等人，但因事机不密被宦官们知悉。曹节等人见势不妙，急忙率人入宫劫持汉灵帝和窦太后，并假传圣旨，派兵捉拿窦武。窦武慌忙避入军营。宦官曹节、王甫等人纠集千余兵马围攻窦武，最终斩杀窦武及其宗亲、宾客，窦太后随之被囚禁。陈蕃得知曹节等宦官矫诏捕杀窦武的消息后，不顾年老体弱，召集属吏和学生八十余人持刀冲入承明门，正被捕杀窦武回宫的宦官王甫遇到。陈蕃因寡不敌众而遭杀害。

窦武、陈蕃被害后，宦官自行封赏、加官晋爵，完全控制了东汉的朝政。灵帝即位之初年少无知，重任宦官。成人后又耽于享乐与敛财，宦官们投其所好，朝政之混乱与腐败可以想见。宦官侯览的母亲及其家人在其家乡山东无恶不作，山东名士张俭上书弹劾。气急败坏的侯览指使无赖朱并诬告张俭与同郡二十四人

结党，图谋造反。不明所以的灵帝下诏追捕张俭等人。张俭逃亡途中受到了多人的收留然后成功出塞。宦官们借此大肆捉拿张俭党人，凡是帮助张俭逃跑的人都被列入党人的行列，受牵连者甚众。

在第一次党锢事件中幸存的李膺在张俭事发后，没有接受亲朋的劝告而坦然受难，被捕后死于狱中，其子弟、亲戚全部削职为民。此外，杜密、虞放等百余官员及名人被诬杀，受牵连而被流放、禁锢、处死者多达六七百人。其后，宦官们又几次兴风作浪追捕党人，党人之狱遍及全国，形成了东汉时期的第二次党锢之祸。

其后，宦官把持下的东汉统治更加黑暗。朝臣上书指责宦官图谋不轨，昏庸的汉灵帝竟不知何为“不轨”。在灵帝身边随时侍从左右的中常侍有张让、赵忠等十二人，举其大数称“十常侍”。他们参预览阅朝臣章奏，把持朝政，而灵帝却心甘情愿地受制于宦官，公然觊颜称：“张常侍（张让）乃我公，赵常侍（赵忠）乃我母。”皇帝与宦官一道盘剥百姓、卖官鬻爵，朝政日益腐败，最终酿成了东汉末年的黄巾大起义。



东汉彩绘女俑

唐代宦官

历史学家钱穆先生说：“历史上宦官擅权，与王室骄奢成正比。东汉、唐、明三代皆是。西汉与宋代之王室，皆能制节谨度。东晋南朝王室不像样，故均无宦寺擅权。”

魏征说：“阉竖虽微，狎近左右，有时言语，轻而易信，浸润之谮为患特深。”唐太宗深以为然，因而定制，所设内侍省不置三品官，内侍长官，阶四品。直到高宗永淳年间（682～683），计70余年，宦官尚无权，仅守卫宫门、打扫宫殿、侍奉皇家衣食等。武则天时，宦官人数稍有增加。到唐中宗嗣圣年间（684），宦官已有3000人，授七品以上官阶的达千余人，衣紫者尚少（唐制三品以上服紫色，四品服绯，五品服浅绯）。到唐玄宗时，长安大内、大明、兴庆三宫，皇子十宅院、皇孙百孙院、东都大内、上阳两宫，大约有宫嫔4万人。从当时的诗词中，也可见一斑，白居易《长恨歌》有“后宫佳丽三千人”，杜甫《剑器行》有“先帝侍女八千人”句。后宫妃嫔、宫女人数的增多；为她们服务的宦官，自然也就多起来，加之玄宗重视宫禁，宦官稍称职者，即授三品左右监门将军。故当时宦官黄衣以上3000人，衣紫者千余。唐代开始，又称宦官为太监，明代称宦官衙门的长官为太监，清代均称太监了。

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唐代部分指出：“唐玄宗在士族阶层外，扶植起宦官阶层作为行施统治术的核心，这是唐政治上最大一个变动。”唐玄宗认为，宦官多幼年被阉入宫，无亲属家族，这种人可靠，对皇室最忠实、最顺从，将权力交给这些人不会发生什么危险。唐玄宗对宦官的信用为唐后期宦官操纵朝政奠定了基础。

玄宗中后期，宦官预政现象已日益突出。军事上，宦官握有实权，常常率兵出征。如宦官杨思勖，多次奉诏讨伐叛乱的南方